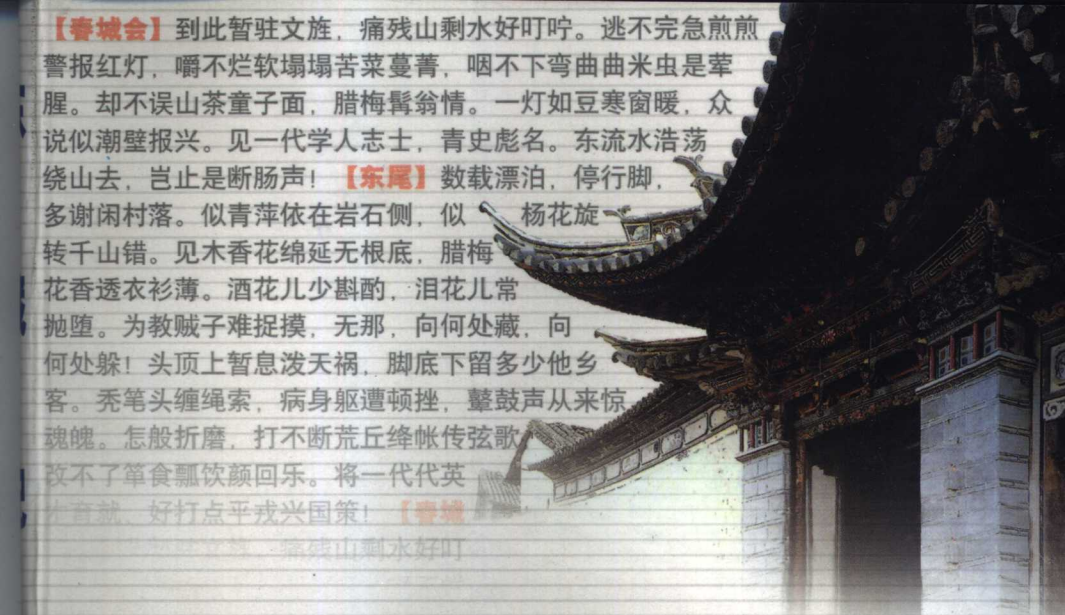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春城会】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
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，咽不下弯弯曲曲米虫是荤
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腊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
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
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【东尾】数载漂泊，停行脚，
多谢闲村落。似青萍依在岩石侧，似杨花旋
转千山错。见木香花绵延无根底，腊梅
花香透衣衫薄。酒花儿少斟酌，泪花儿常
抛堕。为教贼子难捉摸，无那，向何处藏，向
何处躲！头顶上暂息泼天祸，脚下留多少他乡
客。秃笔头缠绳索，病身躯遭顿挫，鼙鼓声从来惊
魂魄。怎般折磨，打不断荒丘绛帐传弦歌
改不了箪食瓢饮颜回乐。将一代代英
才造就，好打点平戎兴国策！【春城会】

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

东藏记

宗璞·著

《野葫芦引》第二卷

东藏记

宗璞 ·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藏记/宗璞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4

ISBN 7-02-003396-2

I. 东… II. 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1920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责任校对:杨 柳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62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3

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定价 18.00 元

春城会

到此暫駐文旌，痛琤山刺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

煎茶根紅灯，咽不烺軟弱：苦菜蔓蔓，燕不下彎曲：米虫

是蒙腥。却不談山茶童子面。腊梅暮翁情。一灯如豆，寒窗

暖。众^似如朝^似壁报出。见一竹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東流

水失陽陵山去，出止是翻腸声！

第一章

昆明的天，非常非常的蓝。

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蓝，只要有一小块这样的颜色，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了。而天空是无边无际的，好像九天之外，也是这样蓝着。蓝得丰富，蓝得慷慨，蓝得澄澈而光亮，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，都要惊呼：哦！有这样蓝的天！

蓝天上聚散着白云，云的形状变化多端。聚得厚重时如羊脂玉，边缘似刀切斧砍般分明；散开去就轻淡如纱，显得很飘然。阳光透过云朵，衬得天空格外的蓝，阳光格外灿烂。

用一朵朵来做数量词，对昆明的云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在郊外开阔处，大朵的云，环绕天边。如一朵朵巨大的花苞，一个个欲升未升的氢气球。不久化作大片纱幔，把天和地连在一起。天空中的云变化更是奇妙。这一处如山峰，层峦叠嶂，厚薄相接处似有溪流落下，那一处如树丛，老干傍着新枝。这一朵如花盆中鲜花怒放，那一朵如小船，正待扬帆起航。它们聚散无定，以小朵姿态出现总是疏密有致，潇洒自如，以大朵姿态出现则如堆绵，如积雪，很有气势。有时云不成朵，扯薄了，撕碎了，如同一幅抽象画。有时又几乎如木如石，建造起几座七宝楼台，转眼便又坍塌了。至于如羊如狗，如衣如巾，变化多端，乃是常事。云的变化，随天地而存，苍狗之叹，也随人而在。

奇妙蓝天下面的云南高原，位于云贵高原的西部，海拔两千米左右。高原上有大大小小的坝子一千多个。这种坝子四周环山，中部低平，土层厚，水源好，适合居住。昆明坝可谓众坝之首。昆明市从元代便成为云南首府，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，出了些文武人才。一九三八年一批俊彦之士陆续来到昆明，和云南人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振奋的日子。

明仑大学在长沙和另两个著名大学一起办校，然后一起迁到昆明。没有宿舍，便盖起简易的板筑房，即用木槽填土，夯土为墙，用洋铁皮做屋顶，下雨如听琴声。这在当时，是讲究的了。缺少设备，师生们也是自己动手制造。用铁丝编养白鼠的笼子，用砖头砌流体试验的水槽。缺少图书，和本省大学商借，又有长沙运来的，也建了一个图书馆，虽说很简陋，但学子们进进出出，读书的气氛很浓。人们不知能在这里停留多久，也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却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。

孟樾终于辞去了教务长一职。起初萧漱不肯受命，很费了周折，后来答应暂代，弗之才得以解脱。根据明仑教授治校的传统，教授会议选出评议会，是学校的权力机构，校长和教务、训导、秘书三长是当然成员，另有从教授中推选的评议委员一同组成。到昆明不久，弗之被选入评议会。那次评议会后，子蔚笑道：“各种职务偏找上你，有人想干呢，偏捞不着。”“世事往往如此——我们只是竭尽绵薄而已。”弗之说。

除了生活的种种困难，昆明人当时面临一个大问题——空袭。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寇飞机首次袭击昆明，玷污了纯净的蓝天和瑰丽的白云。以后昆明人便过上了跑警报的日子。一有警报，全城的人便向郊外疏散，没有了正常生活秩序。过了几个月，人们跑警报居然跑出头绪来了，各人有自己一套应付的方法。若是几天没有警报，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，有些老人

还怀疑是不是警报器坏了，惦记着往城外跑。

孟家和澹台家到昆明都已三个多月了。澹台勉的电力公司设在昆明远郊小石坝。澹台勉本人在重庆还有差事，时常来往于昆渝之间。因为估计会调到重庆，便把玮玮安排在那里上中学。玮玮虽然很不愿意离开孟家一家人，也只好和帼与小娃洒泪而别。

孟樾一家，都喜欢昆明。昆明四季如春，植物茂盛，各种花常年不断。窄窄的街道随着地势高低起伏，两旁人家小院总有一两株花木，不用主人精心照管，自己活得光彩照人。有些花劲势更足，莫名其妙地伸展上房，在那儿仰望蓝天白云，像是要和它们汇合在一起。孟家人也愿意融进这蓝天白云和花的世界里。他们住的地方颇特别，是当地一位军界人士的家祠。这祠堂有很大的花园，除正房供祀祖先外，还有几间闲房，大概原上是祭时休憩之所。孟家便在这里安身，权且给人看祠堂。花园另一头，有一个家用戏台，现在不论戏台或楼座、池座都隔成小间，学校租来给单身教员居住。

吕碧初对这环境很满意，她对孩子们说，想不到逃难逃进了花园里。花园进门处有好几株山茶，茶杯大小的花朵，红艳艳的，密密地开满一树，一点不在乎冬日来临，更不知道战争带来的苦难。屋前一片小树林，最初他们不知是什么树，便问收拾园子的申姓老人。老人耳背，问好几次都听不清，总是说：“你家说哪样吗！哪样？”一次忽然听清了，便大声回答：“是腊梅哟，你家！”

山茶花过后，腊梅开花了，花是淡淡的黄，似有些透明，真像是蜡制品。满园幽香，沁人心脾。这正是孟灵己——帼所向往的腊梅林，在她的想象中，腊梅花下，有爹爹拿着一本书，坐在那里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腊梅林可不是诗和梦想的世界了。林边屋前，飘着一缕缕白烟，那是碧初在用松毛生炭炉子。她已经很熟练，盘好松毛，摆好炭，一根火柴便能生着。只是烟呛得难受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，碧初想，也得经过点火的过程。“关上门。”她向屋子里大声说。

崙和小娃在当中一间房里做功课。崙抬头说：“娘，我们不怕烟。”碧初不耐烦，说：“瞎说！快关上。”崙连忙站起身关门，娘的脾气和声音一样，都比以前大多了。她知道娘很累，总想帮忙，有时反而惹碧初生气。

碧初蹲在地上，用一把大蒲扇扇炉子。白烟一点点散去，炭渐渐红了。这时临时的帮工姚嫂挑着一担水走来，把水倒进廊檐下的水缸。“你把青菜洗一洗，好吗？”碧初手酸腿软，拉着身旁的桌腿才站起来。“今天不做饭了，我家里有事情。你家。”姚嫂说，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倒是舀了一壶水放在火上。

到昆明数月，孟家已经换了好几个帮工了。有的听不懂话，拨几拨也不转一转。有的太自由，工作时间常常忽然不见踪影。这姚嫂乃是附近小杂货店老板娘的一位农家亲戚，说“家里有事”自是天经地义。她见碧初有些措手不及，便出主意：“街上买碗米线嘛，好吃喽，又快当。”是的，街上小吃店多，也不贵。昆明人就常常以之充饥。碧初等刚来时，也经常去小店。但这毕竟是临时性的，总要自己做饭才是正常人家。

“喊妹妹去端回来也使得，你家先生不消跑了嘛。”姚嫂继续出主意，一面盖好缸盖。

“你去吧，我们有办法，明天早些来才好。”碧初微笑着说。

姚嫂转身走了，很快消失在腊梅林里。

门轻轻开了，探出两个小脑袋，轻声说：“娘，我们做完功课了。”小娃跑出来，看见一只松鼠在梅林边，便拔腿去追。崙过来

拿起蒲扇。“不用扇了，”碧初说，“火上来了。”她一阵头晕，歪身坐在竹椅上。

“我来做饭，我会。”嵎自告奋勇。她穿着峨的大毛衣，身子在衣服里晃动。她学姚嫂的样，两手在衣襟上擦擦。“往后有你做饭的时候，今天还是上街吃饭吧。”

小娃跑过来，大声叫：“上街！上街！”嵎也高兴。他们很乐意上街，街上无论什么都好玩，无论什么都好吃。

“等这壶水开了，爹爹也该回来了。”这时碧初正可以休息一下，但一眼看见地上的菜叶子，便吩咐嵎扫地。嵎拿起扫帚，小娃连忙拿起簸箕。

一阵清脆的笑声和着腊梅的香气传来。从小径上笑着跑过来的是澹台玆，臂弯里抱着几枝腊梅。她穿一件银灰起暗红花纹的半长呢外衣，里面是夹旗袍，特别是只穿了短袜套，露出一截小腿。虽比不得在北平时的打扮，也很引人注目了。她脸儿红红的，大声叫道：“三姨妈！我来了！”澹台一家在昆明附近小石坝居住，玆子住在大姨妈严家，经常到孟家来。台儿庄战役后，严亮祖师长已升为军长，一切都是方便的。

后面慢慢走来的是孟离己——峨，一手也举着一枝腊梅，像举着一面旗。因为家里房间少，峨不愿和弟妹挤在一起，情愿住校。弗之、碧初赞成她和同学们多接触，希望她能开朗些。她穿着藏青色呢外衣，夹旗袍长袜子，布鞋，倒是包得严实。

“这里真是没有冬天，腊月天气，你们都穿的春秋衣服。”碧初说，“只是玆子，你这么着不冷吗？”

“只能说是凉快。”玆子放下花枝倒水喝。

“现在有一种流行病，名叫‘摩登寒腿症’。”峨说，“嵎，快拿花瓶来！”

嵎还在往簸箕里撮菜叶，站起身看了一下，看在那几枝腊梅

份上，说了一句：“就来。”弯身拿起簸箕到屋后去倒。小娃跟着她。

“我在新校舍遇见爹爹，爹爹不回来吃晚饭。他和庄伯伯要去拜访什么人。”峨说。

“正好今晚上不做饭，大家吃米线去。”碧初觉得精神好多了。起身解下围裙，一面说：“你们又掐花！这是别人的园子。”

“这么多腊梅树，掐不完的。”孩子跟着碧初进屋，说着大姨妈的家事。峨也进屋，自去找衣服带到学校去。

帼在廊檐下拿起一个瓦罐，添了水，把腊梅一枝一枝放进去。这瓦罐虽简陋，却插过许多美丽的花。腊梅枝上的黄花，清癯幽雅，引人遐想。插好的瓦罐如一棵小树，立在木案上。

“帼，你和小娃都洗洗手。”碧初在屋里说。

帼拉过小娃，舀水淋在他手上。“真凉！”小娃直吸气，但一点不躲避，洗过了，站在矮凳上给帼淋水。

孩子出来了。“擦干，快擦干！”她连笑带嚷，“生冻疮可不好受。”帼忙用毛巾先擦干小娃的手，再擦自己的手。“好些同学生了冻疮，手脚都有。红肿一片，真难看！”孩子抬起自己的雪白的手审视着。

“你这样的手，不知能维持多少日子。”峨提着一个布包出来，还在检点包里的衣物。

“维持一辈子，你不信吗？”

峨冷笑。碧初出来锁门，大家一起穿过梅林，出了祠堂大门。

这是一条僻静的石板路。那时的昆明大大小小的街都是石板铺成。大街铺得整齐些，小街铺得随便些。祠堂街是一条中等街道，往南可达市中心繁华地区，那里饭庄酒肆齐全。往北便是城门了，街上有好几家米线小店。碧初等选择了靠一个坡口

的店。坡很陡，下去不远就是翠湖。大家称这店为陡坡米线，坐在其中，往坡下望去，有一种倾斜之感。

暮色渐渐围拢来了，小店里电灯很暗。人不多，店主人见有人来，大声招呼：“你家来了，你家请里首，请里首。”说是这么说，实际上不过两三张桌子，没有里面外面可言。桌子都有一层油腻，但也不算太脏。

碧初要一碗余肉米线，多要汤。并且吩咐每人碗里打个鸡蛋。峨要一碗豆花索粉，即粉丝。另外三个人都要卤饵块，两碗免红，即不要辣椒。“是喽！”店主人大声重复一遍，好像是在传达，随着话音，自己转到灶前操作，他是自己吩咐自己。只见他手里的小锅一起一落，火苗也随着忽高忽低。炉边案上一排作料，长柄勺伸过去飞快地一碗扎一下，搅在锅里。一锅一锅地做，费时也不长，只余肉米线要把肉余出味来，算是复杂工艺。

粉丝最先来，一层雪白的豆花上洒着碧绿的韭菜碎末，还衬着嫩黄的鸡蛋。峨看看碧初，听得说“来了就先吃”，便不理旁人，自己先吃。

“宿舍里传着一个鬼故事，”孩子对碧初说，“我是不信的。你们，”她拉着峨的手，让她塞住耳朵，“你们把耳朵堵上。”“那就不用说了，”碧初说。“其实也没什么，”孩子想说什么不能半路停止，“说的是新校舍那地方原是一片乱葬岗子——”她见峨和小娃不但没有堵住耳朵，倒注意地在听，便缩住了，自己下台：“我就说呢，其实也没什么。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峨有些好奇。

这时店主人端来四碗东西，把免红的两碗放在峨和小娃面前。卤饵块经各种佐料煮得透亮，浓香四溢，米线显得清淡多了。“先吃再说。”碧初招呼大家。小娃饿了，扒进一口饵块，忽然把碗一推，张了嘴喘气。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碧初忙问。见他

噎住的样子，忙命“快吐出来！”帼跑过去为他捶背。

“辣！”小娃噎了半天，说出一个字。孩子用筷子敲敲碗对店主人说：“说是免红嘛，咋个又放辣子！小娃娃家，吃不来的哟。”一口流利的云南话。

店主人赔笑道：“不有摆辣子，不有摆不有摆，莫非是勺边边碗沿沿碰着沾着。换一碗。”“多谢了，不消得。”碧初用北方口音说云南词汇，“放点汤冲冲就行了。”于是酱红色的浓汁冲掉了。小娃咬着减色的饵块，还是觉得好吃。

“学校的饭怎么样？还是有石子儿？”碧初问。

“不只有石子儿，有一回还吃出了玻璃碴子。”峨说，意思是我在学校比你们在家苦多了。

“倒是有不少新鲜蔬菜，可惜做得不干净。”孩子说，“我从大姨妈家带些咸菜肉丝什么的，大家抢做一团。”她看看碧初说，“他们的厨子很和气，做什么满方便的。”

峨已经吃完了，忽然拍拍帼的头，说：“我晚上有一堂英文课，在新校舍。你陪我去好不好？”

帼抬头看着姐姐，有点受宠若惊：“可以呀，我的功课做完了。”两人又询问地望着碧初。“晚上该有人陪，你下了课回来吧？”碧初说。

“当然了，我不会让帼一人走，放心。”

她们出得小店，见天已全黑了。孩子要送碧初回家，碧初不让，说：“我有小娃呢。你是不是往公馆去？晚上走路小心些，明天要穿上长袜子。”

孩子、峨、帼顺陡坡下来，青石板在刚降临的夜色中闪着微光，一边墙头探出花叶繁茂的树枝。三人都觉得这陡坡很神秘，好像要降到地底下似的。后面有几个人大步走过她们身边，其中一个人提着灯笼。光逐渐远去，使得陡坡的尽头更遥远。

到了坡脚，又走一段路便是翠湖了。两边水面，当中一道柳堤。这里是昆明人的骄傲。

孩子走另一条路。峨、嵎姊妹站定了看着她走远，才上柳堤。水面风来，两人都拉紧衣服。“冷吗？”峨搂住妹妹。这在峨是少有的关心了。嵎往姐姐身上靠一靠，算是回答。她忽然问：“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和大姨妈家不如和二姨妈家那样好？”峨一愣，说：“不用你操心。”自己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现在两家处境大不同了。可能是爹爹自鸣清高，不愿受人恩惠。”嵎默然，模糊地觉得爹爹很值得敬重。“你走得太慢！咱们跑着去吧。”峨怕迟到。“赞成！”嵎说。两人略一蹲身，便跑起来。

她们慢慢跑，却足够使青春的血液流得更畅快。路边柳树向后退去，柳枝在黑暗中连成一片，像是一幅帐幔。湖水的光透过帐幔映上来，滋润着路、桥、亭，还有这两个快活的女孩。

“加油！加油！”她们越过几个学生，学生笑着拍手叫道。

“不理他们。”峨叮嘱。嵎本想说谢谢，及时咽了下去。“咱们快点儿。”她们跑上坡，拐弯，进了称为南院的女生宿舍。

这里原是一座大庙，大院套小院，空房甚多，荒废多年，神像早不知去向。明仑迁来以后，缺少房屋，便租来稍加修葺，作为女生宿舍。

峨领嵎穿过前院。纸窗上显出一个个年轻的身影，一阵阵清脆的笑声和着琅琅读书声在院子里飘荡。她们进一个窄门，到了一个长方形的院子，两边两排房屋，各是一个大统舱，却收拾得颇为宜人，两边用花布帘子隔开，成为四人一间的小房。走进峨的那间，室内只有一个人，正伏在案上，似在抽烟。

“吴家馨！你怎么了？”峨拍她一下，忙着自己放东西，拿书本。吴家馨不理。“我上英文课去，时间来不及了。”峨说，拉着嵎便走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崙关心地问。峨说：“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是什么都要知道——快跑。”

她们出大西门，到凤翥街，这时正有晚市，街道两旁摆满菜挑子，绿莹莹的，真难让人相信是冬天。连着好几个小杂货铺都摆着一排玻璃罐子，最大的罐里装着盐酸菜，这是昆明特产，所有女孩子都爱吃。风干的大块牛肉，称为牛干巴的，搁在地下麻袋上。还有刚出锅的发面饼，也因学生们喜爱，被称为“摩登粑粑”。伙计很有滋味地吆喝着这几个字：“摩——登——粑粑——哎！”街另一头的糯米稀饭挑子也在喊：“糯——米——稀饭——”调子是“1——3——2 6——”两边似在唱和。铺子、摊子、挑子点着各色的灯，有灯笼，有电石灯，有油灯，昏黄的光把这热闹的街调和得有些朦胧虚幻。

人们熙熙攘攘，糊涂一片，像是一个记不清的梦。峨、崙只好放慢脚步。好在街不长，一会儿便穿过，然后是一条特别黑的街道，峨邀崙做伴，主要是因有这一段，这里让人不由得想到乱葬岗子。再横过城外的马路，就是新校舍的大门了。门里是一条直路，两旁是一排排房屋，黑暗中看不清楚，倒是觉得很整齐。路上来来往往的年轻人，大都是疾走如飞，不知忙些什么。

峨拉着崙进了一间教室，已经有十来个学生了。这里灯光也不亮，电灯和油灯差不多。峨示意崙坐在后面，自己和同学们坐在一起。刚坐定，教课的美国教师夏先生进来了。

夏正思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，对英诗研究精深，又热爱中国文化。在明仑已经十来年了。明仑南迁，许多人劝他回美国去，他不肯，坚决地随学校经长沙到昆明，也在大戏台下面分得一间斗室，安下身来。他本来只教文学课，这一班大二英文属公共外语课，因无人教，他就承担下来。每次除讲课文外，还要念一两首诗，同学们都很感兴趣。

大家都坐在有一块扶手板的木椅上，夏先生也一样。他身躯高大，一坐下去椅子吱吱作响。蝟怕他摔倒，欠起身来看。

“这是谁？”夏先生看见她了，“你可以坐到前面来。”这时应该是峨答话，但她不响。蝟不知怎样好，心里暗暗生气。好在夏先生并不追究，开始上课。

课文用油墨印在很粗糙的纸上，是培根的一篇散文《论学习》，每人一份。夏先生示意坐在前面的同学给蝟传过去，蝟站起来说谢谢。好几个人回头看她，她有些窘，很后悔陪姐姐来。姐姐总是这样不管别人的。

课堂上全用英语。《论学习》中有一名言：“天生的才智如同自然的植物，需要培养，那就是学习。”夏正思从植物这个字忽然联想到昆明的植物，说昆明的植物似乎不需要特别培育，因为自然条件如气候、水分等很合适植物的生长。一次他泡了衣服有几天没有洗，衣服上居然长出一个大蘑菇。“可见我懒而脏。”夏先生得出这个结论，大家都笑了。

蝟不知道大家笑什么，自己坐着，想法子打发时间。她看大家的头，女生大都是短发，齐到耳下，没有很短的。有几个人梳辫子，中间分缝，两条辫子垂在胸前，从后面看好像头发很少，怪可怜的。大多数男生头发乱蓬蓬，像一团野草，这团野草不管怎么压，也还是顽强地生长。少数人头发经过认真梳理，服帖而光滑。她看来看去，发现有一个人是她认得的，这人是掌心雷，顶着一片油光水滑的头发。

“原来他也到昆明了，可从来没听姐姐说起。”蝟想，“要是能从香港带冰淇淋来多好。”

过了一阵，夏先生开始讲诗了。今天选的是华兹华斯的《我们是七个》。诗中描写一个孩子有六个兄弟姐妹，两个已去世，躺在教堂墓地里。但他顽固地认为“我们是七个”。蝟只懂这一

句,但全诗流畅的音乐性,抑扬顿挫的节奏,使得她坐直了用心听。

“嗒——嗒嗒,嗒——嗒嗒,嗒——嗒——嗒。”夏先生打着拍子,摇头晃脑。

很久很久以后,峨还记得在一片昏黄的灯光笼罩下那本不属于她的一课。

下课了,峨站在教室门口等峨,掌心雷却走到峨身边。“孟灵己!你可长高多了。还认得我吗?”“当然认得,你又没长高。”“我没长高,可老多了。”

他们在新校舍的正路上走,一轮大大的淡黄色的月亮从远山后升起。

“我落课太多了,得多补学分。”掌心雷似乎是没话找话,“总算注上册了。”“我们都以为你不会来昆明。”峨应酬地说。

几个女学生从后面笑着追上来,一个叫道:“姓孟的,你们走得这样慢!”另一个说:“这儿还有一个姓孟的呢。”她拍拍峨的肩。峨不答理,峨不知道怎样表示,看着这几个人走远了。

仇欣雷指着一条岔路说:“从这里过去,就是我的宿舍。那房子像一条破船。住在里面,觉得自己挺英勇。”“英勇?要牺牲吗?”峨冷冷地说。“不够格,不够格——其实这种生活也很有趣。我给自己的床做了一个纸墙,一捅就破。”“我们都用帘子,布帘子。”“我们也有用布做墙的,用纸的人多。”

走到校门口,峨让仇欣雷回去,他问可不可以送一程?峨未置可否。这时街上行人已少,三人不觉加快脚步。走到南院门口,峨突然对峨说:“让仇欣雷送你回去好不好?我不回去了。”

这是姐姐又一次背叛!峨很生气,大声抗议:“你说好一起回家的,你答应娘的。”“我去看看吴家馨。”对了,吴家馨这时不知还哭不哭。峨不响了,停了一下,说:“那随便。”峨也想了一

下，忽然发现该去看家馨的是仇欣雷，他是表哥。便说：“你不去看看吗？她常常哭，都成了哭星了。”

“明天再说吧，我还有功课。孟家小姐们，希望明天能见面。”仇欣雷略略弯身，转身走了。他可能怕峨又生出新主意。

姐妹二人不走翠湖了，顺文林街向前，下坡上坡，很快到了那一片腊梅林中。腊梅林里，有淡淡的幽香包围着，有弯曲的小径牵引着。

“吴姐姐为什么哭？”嵎忍不住问。

“她一个人在昆明，她想家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峨忽然说：“还因为她喜欢一个人。我还不知这人是谁。喜欢一个人是很难受的事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嵎不懂姐姐的话，也不想研究这课题。她很快活，一跳一跳地去摸腊梅枝。她知道梅林尽处，有她们亲爱的家。

二

太阳从新校舍东面慢慢升起，红通通的朝霞又唤醒自强不息的一天。新校舍在夜晚显得模糊不清，似乎没有固定的线条，这时轮廓渐渐清晰，一排排板筑土墙、铁皮搭顶的房屋，整齐地排列着。墙脚边这样那样的植物，大都是自己长出来的，使土墙不致太褴褛。铁皮屋顶在阳光抚摸下，泥垢较少的部分便都闪闪发亮。学生们为此自豪，宣称“这是我们的‘金殿’”！

金殿是昆明东郊一处铜铸的建筑物，似亭似阁，可以将阳光反射到数里之外。新校舍的光芒，岂止数里呢。

体育教师从一排排宿舍之间跑出来，身后跟着稀稀拉拉几个学生。学校希望学生早起跑步做早操，但是响应者很少。年